竹下寤言

廉矩

補衍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竹下寤言

王文祿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今獻彙言
百陵學山皆收有此書今獻本
一卷蓋節録或初稿本百陵本
二卷爲撰人王文禄所自刊故
據以影印

竹下寤言序

王子世廉處垣畝之宮而仰稽乎天微伏隅海之濱而周覽乎國務生千載之下而折衷乎古情當居求之日而大歲乎時弊此寤言之所以作也夫知微者明洞務者達索情者智憫弊者仁明足以辨機達足以幹事智足以贍達仁足以澤潤若世廉者其國士之英乎世廉懷我十年訪予五柳陶酒相命牙琴遂開於是珠隨語流雲以賢聚陳君解榻荀氏下食同心之言其馨如蘭也披子所撰詞無往蹈見至而彩彰意不前假蘊盈而綺發張皇乎聖與脩躬者之軀

鏡也拓展乎王軌建業者之典程也足使貪人汗悚晉乎善下俗士銷鄙矜儒失誇凡有君子鮮不樂誦者矣方擬昔賢若賈生之涕俗虞卿之憤時桓譚之述德仲統之切理王子有焉序而傳之以播儒苑自曰竹下者志中林之所得也

嘉靖丙申十二月望五嶽山人吳郡黃省曾撰

竹下寤言卷一

浙嘉郡海鹽王文祿世廉

予居後菓芸樓前有竹萬竿日盤桓其下或對客談或游於藝籍或靜而息恍然有覺卽錄數言聊以舒適也題曰竹下寤言此夢寐之見未敢爲眞用就有道者正云嘉靖壬辰書癸巳仲春梓

天中篇

廉子曰人在天中猶魚在水中無往非水無往非天也魚腹中皆水人心中皆天故聖執中執天行也元氣至明而已矣日純陽之精也其明寓焉月純陰之精也受諸日星辰水火亦然人者陰陽之交天地

之心也故其明與天地並而其所以明者無聲無臭性之原也故性之命于心猶燃燭于燈籠之內眼耳鼻口則燈籠隙處露其光爲視聽臭言惟在見性人得天命之性以爲人猶以地建屋形分而各私其身猶墻築而各私其家噫形消而性同也屋折而地同也相爭相欺相誇正所謂自爭自欺自誇耳人之生也猶星之明於夜也其死也猶星之晦於晝也星未嘗無也晝夜異耳全神則無死生無晝夜典論曰文章不朽之盛事此言陋矣設有秦火洪水欲不朽得乎予所謂不朽者有出於文章之外蓋曰

先天地生無形寂寥萬象由主四時不凋又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之謂眞不朽

蠶時聞戴勝鳴曰劉山（一作摘桑）看火于是悟六經不必作萬古人心之明未嘗息也其作六經亦猶此鳥之鳴于蠶時秦始焚書能焚人心哉

住天地之氣者乃不遇之賢及不盡用之賢不遇而慍則不能住用而爲應迹則亦能住若皆碌碌名利之人則氣趨于濁渾沌近矣豈復有再開闢乎蓋以天地生人必有不齊或遇或不遇或盡用或不盡用然其應迹而不慍不可不勉

記曰人者天地之心蓋言性情也主宰天地而運之也廉子曰人者天地之影蓋言形體也倏有倏無本來天地自在而有無皆無與也是故合心與影而人始全然心未嘗無影影未嘗非心一也

人之生也如風之偶入竅而鳴耳所入不同所鳴頓異風一也豈可以入之鳴之而分彼此乎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載則也即有物有則之則則即性無聲無臭性之原也首言天之性而末引此以結之終始一貫也是章如古賦之亂辞約全篇之意而申告之也然中庸本為下學而作誠之者之事也非

別自下學立心之始而推言之凡言誠者爲誠之者立法耳子思接堯執中之傳中庸孔門元神云仙家九還丹之說卽人心道心相勝負也夫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太虛之體也九還者復其本虛之體也若言十還則人心道心竝立矣還卽不遠復復其太虛之體道心也故曰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爲常

世之治亂皆由人心生蓋懽忻則通通則泰泰卽治怨憤則塞塞則否否卽亂此古聖人所以多方立法以平其心尤懼其未也詩以詠道之樂以宣暢之無非求其長治而無亂陰符曰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蓋

言人心也一言逆殺機竊生機反覆交泰云

平旦之氣一刻聖人也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月聖人也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一日一月聖人也是故萬世聖人自一刻始

陰陽相揉而萬物生其序如四時之行其類如五色之別若成湯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說昭烈之于諸葛孔明類同序同生而遇者也周武之于呂望類同序異故生不同而遇之暹魯昭之于孔子類異序同故生雖同而不遇其類其序皆天也定於生之初也故曰天作之合

太上復性其次固氣其次建事其次脩名其次聚財
清濁不同心一也惟復性者至誠無息神妙無方
太初渾肰一氣而已氣積久而理顯于是天地定位
人物肖形譬則木拱而紋生也夫有氣斯有理合理
與氣而後有象有象斯有數其細分而類應之象者
氣之象也數者理之數也天地人物而象成定位肖
形而數出
一代之興亾必有一大屠戮其間虐政淫刑夷狄寇
盜災荒各半民不堪命甚矣噫前之祖宗旣懼之後
之子孫又不能免也思之可爲戚心果何術以救之

有志者不可不深長思也故內典曰小刼有三一饑饉刼施食衆生可免二刀兵刼不殺戒可免三疾疫刼殷淨心可免一切心造刼與免何莫非心

天地一次開闢其始開闢終渾沌中之巨細悉定于開闢始夫人之自生至死亦然是以數學非前知乃知已定之數或曰天地其勞乎抑孰爲之主也曰理也試觀之木幹之紋理是幹枝之紋理是枝旋轉層疊極中爲心物物一太極統體一太極也或曰太極易繫始言之後儒若指爲一物可乎曰非也强名耳指理之至極言之也或曰數已定人何必爲乎曰

人之為之定數使之為人之不為定數使之不為非人能為也曰細曷能知乎曰試觀之曆千萬年之遠自毫釐杪忽始若差此則餘咸差矣可昧乎是故一刻卽一時一時卽一日一日卽一月一月卽一年一年卽千萬年以至無終之年故曰一貫

伏羲理聖黃帝制聖堯君聖舜子聖禹稷功聖契敎聖皐陶刑聖太王父聖太姜母聖泰伯伯夷兄聖王季叔齊弟聖文王臣聖太姒妻聖湯武武聖周公文聖孔子學聖聖極也心一而已天命之以乘時立極若春夏秋冬之運行

鄉愿今何有也滔滔鄙夫乎不必先言聖賢之學當先去市井之心噫物欲之迷如埋于萬丈紅塵之中須鼓剛風以扇之則青天白日胸襟曷可忘也

夫仕與隱若陰陽晝夜然故堯舜不尊巢由不卑竝行而不相悖其道自當有此二者不可強而爲一而亦未嘗不一故曰有眞隱而後有眞仕眞仕與眞隱一也

藐然之身在天覆地載往古來今中渾渾濛濛譬則大夢信夫是以毀譽褒刺者夢中說夢也榮辱得失者夢中做夢也何人是惺人何處是惺處何時是惺

時而與之明白折衷哉一切付之不較可也

應迹篇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于身無所關涉舜禹有之亦暫主一時凡其有爲皆應迹耳果不可與亦不必與何須以巍巍贊之當言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加巍巍者疑因下章有此而誤耳

神禹疏鑿后稷播種是開闢以來之真功業故詩歌后稷曰纘禹之緒合之只爲一事而萬世永賴焉今誰念哉亦可以見其配天之德皡皡如也

伊尹一介不取一介不與義利之辨嚴而志氣清明

自能洞照困窮之態而切憫惻之心以急救拯之力故曰一夫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是以孟子先義而斥利
箕子眞聖人立萬世處亡國之法後被武庚壞盡此亡國子孫之無噍類也噫興亡常理必須處之得宜若專務戕人秖自戕耳
周公遷殷民于洛邑而化導之所以平其憤怨之心而開泰和之世是能通幽明之故而推不息之仁周祚之靈長也有以夫
麥秀之歌黍離之詩殷周一律也湯武應天順人之

舉亦必至此篡爭謀奪者枉費心哉

后羿距太康于河意如逐魯昭于晉而未嘗篡位稱制焉何也蓋尊君卑臣之禮未甚如秦而君臣同體也故曰以死注者安以金注者危

荷蕢長沮桀溺荷篠丈人楚狂接輿晨門微生畝凡七人是謂隱聖完其眞性泯然與化俱往非有先天之見者烏能哉

周衰而列國强越禮凌分暴虐甚矣惟秦後興乃命之以削六國六國削而秦强宗室大姓暴虐尤甚于六國故命商鞅以治秦彗見而鞅入除舊布新之象

也暴虐者誅夷殆盡再用之則及無辜而傷好生之
和于是車裂以殉夫生鞅者天也所以止亂也殺鞅
者天也所以開治也天心至仁至明至公何嘗無意
于民哉但違天者之自取耳
發義帝喪此狙詐之謀也羽弑而義帝生存沛公獨
能北面事乎蓋劉項之始事也以人心憐楚無罪而
弑于秦故從而立之收人心也後世言張良不及董
公然良知劉項之心乃不言耳論心不浧其迹此所
以為人傑也若董公者竊窺之自以為奇計其奏之
遻奸歟綱目書討項羽是以成敗論人而為沛公所

欺豈得為推見至隱如春秋之公乎

范蠡張良功成身退立萬世謀臣之法鳥盡弓藏勢也不特勾踐沛公萬世人心如此而已況謀臣之可疑者乎但天生才而必使之用世有是謀而不忍秘效用之以成其功功成身退可也若縻于好爵安能保身哉

陶靖節撫無絃琴先天之見萬古一息之意殆盧山聞鐘之後乎梁昭明曰誦其詩令人起塵外之思誠知言也詩必見性可以興有本者固如是夫

太宗眞英雄也起事時高祖已云化家爲國也由汝

喪身亡家也由汝天下既定安即尊爲太上皇足矣又尊之天子又讓位于建成建成庸才也以魏徵之賢不勸之返位而勸之立功陋矣觀太宗之才而所收之臣豈人下者乎嗚呼好名之累而客氣掩之無開心見誠之舉乃釀成蹀血禁門之慘也

肅宗即位于靈武乃處變之權新天下耳目以作式微之氣眞肖子也後世責以不受父命而比之于篡是法春秋而刻者

三代以上無黃巢之亂蓋以鄉舉里選之法行而野無遺賢此萬國所以咸寧也是故伊尹遺而湯舉之

桀壞夏法也姜尚遵而文舉之受壞殷法也傅說遵
而武丁舉之殷中衰也是故得賢則治失賢則亂
今人但稱韓文而不知其所以爲文觀其友賈島于
馬前推敲閒容劉乂之取金繙繙于故人鹽米之乏
是高士也文其緒餘耳後惟蘇東坡其庶幾乎若非
超世之見出塵之息養浩然之氣者烏能得其文之
高徒爲塵腐之談耳安可謂之文
韓退之論行道得位未見其行道董仲舒賦不遇遇
亦恐道未必行是以行不行繫乎天知天者有取于
邵堯夫若譊然嘆行道不遇殆立虛名慕富貴耳

韓退之學不如栁深栁子厚氣不如韓達韓詩優于文栁文優于詩韓不能賦栁詞賦之才也若論其世栁非黨伾文伾文援栁為重韓之求薦可耻尤甚于栁世以成敗論人是以知栁者鮮也

宋朝多賢由數君待士之厚天乃降生之感召之理也譬諸待賓之厚而賓樂遊之詩曰思王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始以文王待士有以感召之終亦蒙其福也故夏商惟周人才之盛漢唐惟宋人才之盛秦政坑儒慘矣不二世而亡天意哉

李文靖應事僅容旋馬善居室也嘗曰世界尚有缺陷豈得圓滿如意善居世也推此心則知足常安曷有爭奪之禍雖然大塊浮泡耳

張世傑露香祝天天不佑宋何也蓋天意以安民爲重以君爲輕況眞主已生于元天意何嘗有華夷之分安民則是矣若世傑生存必復立一主以爭天下塗毒人命甚矣蓋世傑所知者宋之天下天意以天下爲天下之天下此正所以爲天非不佑宋佑下民也惟太王得之故曰不以養人者害人是以去邠而周祚興亦天意也

風水之說甚矣歿世也凡有善地不奪不厭不顧居室舊塚必得乃已噫今之奪卽後之奪也人稟天以生而徼福于地又徼福於枯骨誤亦甚矣以是地與以是地亾風水安在哉開闢以來生人多矣求塚之存能幾不過成蹊耳故曰葬欲速朽今爲風水之說者以大利欣人之心特誘人使安其親以免於水火之暴其用心仁矣不知其弊又歿世也

聖人袁有喪懼天災也尊有爵敬天賢也矜不成人憫天刑也是謂萬物一體天之心也吾人不能無犇褻慢之心違天遠哉

天下之人有四患難乎其爲生也是故死于酷吏者一死于庸醫者一死于飢寒者一死于力役者一四患不除生人其日淍乎有仁心者當推行周官之意而不使無辜之喪其生

聖誠篇

聖誠而已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孔子聖人也决知周末世亂不遇于君其周流列國者蓋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與之明道卽行道非曰得君方爲行道惟儀封人知之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蓋木鐸巡路以警衆者無得位設教之義訓何鑿

也豐南禺亦云

孔子好學之篤日見其不足卽文王之望道未見記曰學然後知不足今人不好學而自足望聖人太過以孔子生知而不好學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非謙詞也眞不知爲生知知生知則不好學今有好學者亦覺愈不如人是以好學畧覺勝人則不好學論語註凡曰謙詞皆非也不特誤孔子爲欺人亦以誤後學之不好學

孔子曰我學不厭教不倦蓋惟教學半不倦卽不厭教卽學也好學之篤故商羊萍實諡聞而心通又曰

有顏回者好學未聞好學者也惟顏子之好學與孔子同故於其卒也哭之慟非悼道無傳以其無好學者與言學而吾學荒矣此孔子好學之心也若曰傳道孔子亦未嘗親受學于前聖則後世又豈無心相契而傳者乎

孔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卽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事也註分未得已得非也蓋發憤忘食中就有樂以忘憂史記發憤上有學之不厭教人不倦二句足証其為一事也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與卽交與孔

子求切磋之益中行即聖人故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狂狷其君子乎庶可以啓予者故思之正見孔子好學之篤

或曰子言孔子周流天下皆學也其曰苟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季有成佛肸召子欲往公山弗擾召子欲往以行與言觀之行道也何言學也曰明德親民皆學也其用我召我者皆民也吾德之明而親民之德正所以爲學也

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知立教之原泰誓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是知立君之原孟子曰故

將大有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是知立臣之原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無可無不可子欲無言吾道一以貫之子思曰故至誠無息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聖學密秘真訣世儒不悟舍之而它求謬甚矣烏得為知類乎

約從絲從勺勺少也絲束縛也束縛至少曰約蓋虛浮盡刻而明覺常照慎密也何有於失故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卽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孔子聞衛醢子路遂命覆醢蓋心無時而不存是以

機之活潑也

顏子以孔子畏于匡曰子在回何敢死孔子于顏子卒而哭之慟曰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是謂眞契立師生之極也

知譬則丁物譬則木致知在格物譬則丁釘木中故言在不言先卽中庸之明善洪範之思

有中庸則西銘不必作張子高處在正蒙西銘見稱于程子遂為世所重噫知言者鮮也韓子原道乃原政比之西銘又天淵矣豈特宗祖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物之

不齊物之情也此謂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所憾栽培傾覆亦何心乎

或曰孔孟之道至矣而終身不遇天其忌之乎曰不然孔孟與天爲一天其厚之也今有友人焉偶値風雨晦冥必援而止之曰是不可行也設於路人則任其行矣孔孟之時其風雨晦冥者乎孔孟之不遇其援而止之者乎立言以開來世天之命之也或又曰文人薄命詩能窮人是若天之忌之也曰不然凡得清明之氣之多者是亦孔孟之徒天必厚之非忌之也

予舉夢溪筆談前知語問于董兩湖荅曰凡物有斷截處可分前後無斷截處孰為前後如一玉環初無端倪中間不妨自分尺寸分來分去只一玉環豈得不是同時皆由人心起處卽是斷截處遂有前後之分不知理無前後也日月寒暑無古今而有古今此可以意求之吾人乃為目前景象所亂不能悟其本體此生死心也只是人不精明精明之極自能前知然無知而無不知亦無前知之可言理無前後故也惟內典畫一圓圈○萬古萬變皆在其中妙矣至矣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應予曰圖圈○卽先天圖今

爲太極未分動靜之圖無極也相傳周濂溪受于東林之禪師蓋一元之理橫看四表合萬物爲一體人亦有知者竪看前後合萬古爲一息人皆不知也要知形體隔礙則萬物分晝夜隔礙則萬古別皆爲前塵所迷也一元之理渾淪圓足無增無減不生不滅何有古今物我之異必須靜極方能精明之極但人生少靜多動以故多昏況前生歷刼夾帶漸染之純駁之不同則今生之昏明亦不同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內典有根器之說旨哉一元之理未嘗有異而歷

切漸染難言盡同是以前知者之鮮也

韓昌黎闢佛老渾而無別非也孔子曰老子其龍乎文中子曰佛西方聖人也則佛老何可闢也可闢者旁門也禪語也旁門非老也所以汙老禪語非佛也所以汙佛試觀道德楞伽楞嚴圓覺金剛等經何玄也其可闢乎後之人附僞之鄙褻俚陋非法言也是故宜闢也闢之可以清老佛之旨云非如昌黎之渾而闢之也豈見道乎且吾聖門亦有可闢者貪酷吏也僞儒也語錄若禪語之俚陋者孔子魯論家語繫辭曾如是乎亦可闢也

文道篇

文道之華也道文之根也卉木有根曷無華或曰文只文道只道曰所可見皆文所以可見皆道道學訾文學曰雕蟲技爾奪志也已文學訾道學曰曳白流爾飾僞也已曰無以訾爲也人心圓巧審變爭名若繪粧萬模質本完素曷曰某也道某也文夫文有文運有文脈運若膚髮着體壯衰隨差脈若榮衛絡心弦漇罔絶脉所以貫運也秦灰難燼奎聚難彰人能精文則文精而心精精微道在茲

或曰文士因文見道曰豈惟文士羲畫孔述非文哉

無文則道曷見也

或問著述曰士不遇言志也俟來哲警俗汙傷哉志也曰遇亦著述何也曰時易失也汲汲措之事功猶懼弗及奚暇繡言哉夫人心血方寸安能二精遇則文在事功不遇則文在著述或曰事功何以爲文也曰事功者文之實也以事功非文淺乎知文者也神禹疏鑿后稷播種事功同天曷在著述也

或問易曰天文人文曰誠者心之精也在天成象在人成章

或問著述有傳不傳何也曰在人精神之專則傳不

專則不傳曰無著述事功而名亦傳何也曰全厥精神寓景率眞洋洋如見河嶽星辰斯心感通哉是故精神全者全性命也與天爲一歷刼可出

或患近代著述之多曰無多患患在無精以前代華命後觀之存者無幾也安得孔子者出以任刪述之責哉

或問文中子續經曰大哉志也在子雲之上漢儒吾仰子雲隋儒吾仰文中宋儒吾仰濂溪横渠康節文中蒙譏後世無好學者無好學故無刪述莫若多存以俟擇

或問石經曰經不在人而在石蔡邕鄭覃微矣乎深長息也抑亦壁經意歟曰伏生口授皆知幾者也曹魏正始四年刻三體石經豐南禺示書及魯詩與今不同口授大學亦不同奇古可愛也

或曰變文體韓歐爲有功曰愈變愈陋莫若烏變變士體心體復則士體端而文體正矣

或問儒曰天地之英也或問坑儒曰天地之機也周末虛浮極矣息之以復其元凡値革命之刼皆然

或疑天能忌文空同李子曰文異者終罔吉泄神秘也廉子曰否夫人長倮虫與鱗毛羽介等亦一虫也

人惟黠慧表建名儀妥分級次紀記而文從生焉亦虫技也卽鱗毛羽介之色態音聲天何忌之而罔吉乎若伏羲畫卦可言泄神秘然亦則河圖焉天啓之也後世之文皆集書中之字成之耳故孔子曰述而不作元許平仲曰今能詩者不過一禮部韻集成之夫文亦然何神秘之泄也但陰陽二氣綜錯運旋為晝夜暑寒宛生禍福早發先萎遲榮後凋是則命於天也李子官不顯托天以自矜云

采薇詩曰莫知我哀王者代言也天下之情通矣欲不治得乎北門詩曰莫知我艱賢者自言也天下之

情隔矣欲不亂得乎詩以道性情關治亂豈然也
程明道取楊子雲太玄中首曰陽氣潛萌于黃宮信無乎不在中養初一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其學至此庶子曰漢儒好學之篤莫過子雲悔賦雕蟲小技學日進也予少好攻文既欲務實仰俯古今三界空虛惟一中耳乃作中說深取子雲之中自子思作中庸後無聞焉惜堯執中之旨誰悟也子雲博學必知抱神守中之妙以故得大壽云
先天圖圓圈○乃河圖洛書中五之中圈⁘中圈即太極也伏羲一畫之乾此圈之橫直耳外四圈其四

象乎則圖書以畫卦天啓之也堯舜禹湯之中伊尹之一孔子之一貫一也老子曰守中抱一廣成子曰守一處和子思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魏伯陽曰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又曰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一爲要楊子雲以中卦應中孚皆知此至哉中乎羲堯得統于天乎豈東林之能授濂溪乎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其用四十有九此言體固有體用亦有體體用互根根者本也本者中也

中者一也一數居中以統四隅之數云爾夫五十有五原數也四隅勻各十四十矣上下各五則十矣中五者亦分四隅各一而中一也夫中之一以統四隅之五十四是體統乎體也若用四十有九四隅原各十上下各五而取九以餘一一併中五為六六直畫☰為重乾六分畫☷為坤六陰數也五一陽數也陰陽互根也一以統四十八雖四十九而猶五十五是用中有體也孔子曰易有太極闡伏羲則河圖畫卦之原云周子太極圖本河圖中五之中圈○衍大之耳中五即五行中即土魏伯陽撰參同契非準易也

準河圖也卽所以準易也曰浮游守規中日皆稟中
宮戊巳之功是故一中焉盡矣
參同契曰易統天心曰中稽人心陰符曰天性人也
人心機也玄牝卽心牝虛也猶谷玄妙也猶神故曰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心包絡通心固中虛
包絡又如卵殼圓虛中乃懸心心包絡接肺管生肺
主氣又名氣穴下卽肝肝藏血血亦精精藏于腎腎
肝心肺脾下而上總近一處心中虛藏神精地也氣
天也神人也中也參天地也包絡包心而分于四臟
達于耳目口鼻以出入天地之氣故曰門名之根此

凝神入氣穴而守中爲要云予驗諸牲考之素問辨
于唐一庵公方能無疑也脾肝下帖胃如橐扇之
文中子曰氣爲上形爲下識都其中而三才備矣又
曰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
無不通乎又曰識爲神其人乎夫以人指神何與予
見同古今一心也濂子曰文中子之學予仰素矣若
識神恐猶粗爾必窈窈冥冥方始爲至精之神元神
也雅詠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純亦不已云
河圖洛書中五之中虛天心太虛也生生不息悠久
無疆長生之道本此天啓之也非人可私也

竹下寤言卷二

男子篇

廡子曰天生萬物而得為人難矣而得為男子尤難也得爲男子難矣而支體完具耳聰目明尤難也支體完具耳聰目明難矣而識見通達能文窮經尤難也識見通達能文窮經難矣而以濟世為任尤難也以濟世為任固難矣而知室欲當先尤難也知室欲當固難矣而知全神為要尤難也夫知室欲當先全神爲要而卽室之全之定靜以恒其功則支體完具耳聰目明非血肉之軀也識見通達能文窮經非支離

之學也以濟世為任而亦非妄也是可以盡男子之事而庶幾乎人矣夫為人為男子天之厚也使之支體完具耳聰目明識見通達能文窮經旣以濟世為任又知窒欲當先全神爲要天之至厚也惡可不思其至厚之天顧乃縱欲以散亂其神而自棄乎天而為禽獸之歸其將不得為人乎其將不得為人乎

忌名篇

廉子曰日中昃也月盈虧也青天而烟雲薄久晴而風雨來名高而讒言與勢也而理異焉夫昃也虧也烟雲也風雨也往而復焉非眞有所忌也故昃有時

而中焉虧有時而盈焉烟雲有時而散焉風雨有時而止焉惟讒言之忌名高也私也無時而竭焉是故造端也微指類也博人之聽之也易以入是以聖人聖之詳訥言之命存采苓之篇嚴有昊之投患患預防懼後世之信讒也然有王通穢行程頤僞學而孔子之主侍人瘠環甚矣哉其讒言也予為此感蓋知名高者忌必深忌深為讒必力讒力而人必疑人疑而名必損故曰名者造物之所忌也雖然苟此心不疚猶夫日也月也天也晴也則讒言之興亦猶夫昊虧烟雲風雨之消矣其何傷於日月天晴乎故曰太

上無名無名則人不以名高爲賢而讒止擧世皆皡皡也陶五柳云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烟斯眞有見者雖然能知太虛無我一切皆空則毀譽何干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有無互根任忌焉

愼爵篇

廉子曰爵本無也聖人定其名以尊人所以制之也夫人之才不同也故爵亦因夫才之不同而定之以制夫人之心使息作而勤强約而正用之以治天下而天下治此聖人立極之教也非故榮之也勞之也人忘其勞者以榮也嗚呼以爵而榮之必以失爵爲

辱矣於是始有靡爵而不休者受爵而不讓者竊爵而不耻者夫惟不休也而後有夷流之禍夫惟不讓也而後有怨懟之憤夫惟不耻也而後有諂秩之謀至是聖人亦不能爲之救也其故蓋起於爵者之自相高以為惟爵可以生人可以殺人貧可使富賤可使賢而無能敵之者凡無爵者雖賢聖亦鄙之而不與之齒或有犯於爵者曲織而陰中之必置之法而後已遂使人皆抱夫逞私報怨之心舉世忘義而尚爵無爵則親如子弟亦惡而棄之於戲此大亂之道也聖人之心本欲治天下而後世乃亂之如此此聖

人之憂也盡亦反其本而已矣本者何也無爵也是故上古無爵中古有爵末世溺於爵夫無爵者治有爵者或治或亂溺於爵者亂極矣今世固不能如上古之無爵也盡亦知爵之本無也況吾之身亦天地之氣偶成耳何至於爵而溺之且爵又不可與吾身比而同也非與生俱生者也不過假身外之冠裳以名之耳冠裳者不過取繒幣而絲繪之作章服而品之曰是爲上爵是爲中爵是爲下爵授之人以制其心而用之也於戲焉有大丈夫而可以如是之冠裳動其心哉陋亦甚矣試觀之浴者冠裳解而裸裎焉

身猶夫人也爵豈我所有哉故曰無爵其本也使人皆知爵之本無而聖人者不過假爵以制人之心吾亦假爵以行己之道則天下治矣若夫因才而受之爵此又御世之柄所宜慎焉者使或不慎於匪人而受之則人皆起僥倖之心而爭奪焉安望治乎故曰其次慎爵

惡戒篇

海鹽志曰唐貞元中有戴文者富而貪須利剝刻及死會鄰牛生脇下白毛成戴文字人呼戴文牛卽應聲至咸以為戴文也其子耻之請屠去戴文

字乃訟於官以為妄追牛至戴文字復生云

廉子曰甚哉輪廻之理不可誣也一念不仁而惡幾深矣凡悖出者卽悖入害人者人恒害之是皆輪廻之理也或曰戴文死而異世化牛豈其然乎曰死生晝夜耳今人狥生而昧死是有晝而無夜也夫死者身也不死者性也綄然大觀之萬世一日也曰毛成戴文字何也曰誠中而形外也既能化之牛矣毛之成字理之必至者也曰然則無字者皆禽獸卽化禽獸者乎惡人不止一戴文化牛者乃止一戴文何也曰禽獸卽化禽獸亦有之惡人化禽獸亦有之若戴

文者亦天之垂戒而偶及耳曰審如是有主之者乎曰理也自取之也眞性亂而禽獸成矣欲不化得乎曰何以能免也曰復其性而已矣存仁所以復性也仁本果核之仁以立義果已食而培核復生者仁無損也人能無損其心之仁而存之合天德而萬刼無毀也且人知損果核之仁則無以復生今肆其不仁之心而妄行其自損亦甚矣幾何不爲戴文乎曰子所云者謂即往復之理則可也若謂人人輪廻之則開闢以前混沌而已果何物爲輪廻乎曰焉知此開闢爲第幾開闢也曰亦豈無第一開闢乎曰混沌之

終開闢之始也開闢之始混沌之終也曰無始乎曰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開闢混沌皆此理也曰誠然矣但輪廻釋氏說也儒者不道也子何言之曰是皆執有我之私也求之於理而是矣吾何計其釋

貪戒篇

廉子曰金藏於土則草木不生人猶草木積金之多則生意斬絕子孫必微身亦不能永久何不悟此而惟金之自貪乎且貪其金以成富不顧民窮盜起天下瓦解則所積之金必不能獨守也況金乃用世之物流行天地間不使之積積之必生奇禍以散之是

以倉庫盈滿則爲盜賊之媒良田美宅子女玉帛之多則起奸臣豪室兼并之欲亦有恃其富盛自入於法以取滅亡者蓋一以貪爲心則精神思慮蠱惑於利欲之中日以消鑠其清明之氣而如醉如夢雖有子孫亦必癡愚理也然至歸盡則空手去矣積金何益哉不若去其貪心一惟造蒼生之富則天下長治而子孫亦在其中矣

廉戒篇

廉子曰廉者仕之本非有所加也周禮小宰以六計弊吏治必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蓋兼此

六者則廉始全非若今之廉者肆然恃以為難得不復知有親民之學惟務作威置人于法而不少惜且曰吾廉官有何上官敢駁其誤蒼生甚矣亥不如貪者惟利自嗜恐有不平以致伸訴之累乃不敢輕用其法多以兩平處之是廉者刻貪者恕故恕者與刻者亡今人見廉貪亥異其報則相率怠于廉蓋不知天道以好生為德殺人者天必禍之今以小廉而行大惡吾未見其能廉也若夫廉而恕矣羣下之貪則不復能察制之是又匹夫之廉與貪者等耳

久師篇

廉子曰近世師弟子以終歲為限歲將終弟子求它師為來歲從游計恐其覺也紿之曰如舊如舊云師亦預有待也陽可之講習揖遜如平時而心皆有所向惟欲去舊卽新及其散也兩相詆訾遂為路人或遇則避之惟恐影響不幽一歲又易終也亦如之嗚呼相欺其有已哉士生斯世而欲成才難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情哉為今之計在擇師而久師之學成後已可也如或弟子有穎異之資師必告其父兄曰吾學止是耳不足以為其師請辭又諭之曰須擇賢師為弟子者感其知已且念其前日之教終

身尊之而不敢忘是謂兩全之道不然歳後一歳相視之如傳舍則亦何功之有後世人才不多職此故也命官而屢久任之法何以異此三代之治曷與哉

交游篇

廉子曰人有恒言曰交游交游云云夫交游友也志誼孚契之謂交類聚行嬉之謂游古之友也未嘗無游也而皆交也誠也今之友也未嘗無交也而皆游也僞也烏可均謂之友而無辨乎噫爲交爲游惟其自取耳

周之興也伐木之詩作首章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將比也柔桑之詩作第九章曰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蓋以友無君父兄之尊夫婦之愛乃可肆然徑行而無憚者是故相親則仁且厚而有保合太和之象相棄則忍且薄而有分崩離析之象故觀世運者當觀之民情觀民情當觀之友道

離合勢也離也者合基焉合也者離基焉一也是故陽必有陰陰必有陽晝必有夜夜必有晝離必有合

合必有離離合也者夫人可得而免哉或久或暫異焉耳是故離也不可合合猶離也合也不忍離離猶合也不可合者外雖合也內則離也不忍離者外雖離也內則合也今與人臥者夢弗見與臥者見弗與臥者離合何異此哉或外或內較焉耳是故久暫之機存乎天外內之辨存乎人天莫禦也人可勉也故曰誠以屈勢而離合一

凡今之交皆游也爾小子其愼之毋妄行毋躁徵於色毋輕見情實必定而靜忍而有容含蓄而正檢身若不及守口以默緩事惟幾惟空內外裕如而無競

心嗚呼朱穆劉孝標之論不誣也爾小子其慎之安得至誠惻怛之人與交哉荊棘林如風花亂也噫交也弗久猶弗交也久也弗心猶弗久也弗久也躁也弗心也偽也弗可與交交久而心善交也噫久而弗心有矣未有心而弗久者也

感微篇

蜣螂出糞穢而化蟬自濁而升之清也雀入大水而化蛤自飛而降之潛也可以觀往復矣

蝦化蜻蜓蜻蜓之飛不離乎水青虫化蝶蝶之飛不離乎園囿于習也蝦慕蜻蜓而化蜻蜓青虫慕蝶而

化蝶成于慾也故曰心能造形是以君子貴無心

小圃果木蓊然枝縱橫交翳命斤伐旁枝或呰曰方長不折禮也子何逆生而伐爲曰愛之害之害之愛之非爾知也居一載長叅參花實繁以碩呰者悟曰子見實達請子言故曰元氣惟一而已分則洩而不奮伐旁以歸一土力足滋是以茂也或喜曰施猛守約命之矣曰知猛善施知約善守涅之則不暴且陋者幾希或又喜曰是空爲培正闢邪之法

吳俗之育蠶也可謂至愛至重無加矣一旦繭成而繅也付諸沸湯絲盡蛾見畧不少惜猶且烹其蛾食

之即有全活以待化子者鮮矣雖因以得令終然又不免于放亘古若是夫乃命夫尚有功益人世而無憾也今能念其作繭之功纅畢而瘞其蛾是亦厚之道也

蛇三千年成蚕又八百年成龍蛇時傷一物罰三千年蚕時傷一物罰八百年再傷一物則成蟒初蛇脩龍也潛九地之下服氣以煉純陽時至則風霆鼓舞奮入九天之上憑雲沛霖裕如也是故功成于靜久有志於龍毋急于近功

一僕畜之幾二十年忽一夕家中馴犬追齧之居無

何逃去咸嘆犬先知比于路且盜故齧書傳曰犬高四尺曰獒能解人意出西旅是犬羸然小也其殆性靈而不繫於類歟畜僕不若畜犬難知哉

或曰鴉鳴凶鵲鳴吉何也余曰盈天地間皆氣也陽多吉陰多凶鴉屬陰鵲屬陽鳴凶鳴吉若或使之幾動也夫

虱有二種蚤虱黠而躍白虱循縫行均能嘬人飲血蚤虱尤甚又善避人予衣或生虱每脫衣捉之見白虱不見蚤虱白虱殄廼盡始衣之蚤虱復嘬夫蚤虱譬狼也白虱譬狐也安得張緇與之語

余閲冶兵兵器蝕土而朽鈍嘆曰一或有警執之刺擊身且不免況功乎或曰昔利矣以不試故非器罪也余曰造器者罪也監臨者侵造者侵材安得精良設精良土安能蝕豐城獄中劍可徵也以故蝕土必不精良精良必利而試以不利之器而求功彼哉棄師也已

楊本枯撥枝葉尚茂有鵲來巢巢成鳩鴿逐鵲去奪其巢以居一夕大風折楊巢覆卵碎鳩鴿擊之隕噫海鹽地切大海海塘不固地終淪爲海吾人慎毋相奪哉

稼黃穫農勸桔槹余時郊行見而恠問曰水以滋穀穀且實安取諸水農曰實際矣得水則受氣始足而實穎實粒余聞而慨曰學然後知不足足則晝有愧農言哉噫孔子學不厭以此是故君子賢終始典于學也

甲辰旱田肥而水足農勸而早種者禾蠹而無收田瘦而水缺農惰而遲種者禾盛而倍收乙巳又旱皆以甲辰爲戒及收也反是乃追悔之㷀子曰糞多而力勸古農法也惰而有收僥倖一時爾豈可常乎是以君子賢積學以俟時不因時而改操

虛受篇

問聖希天仙亦希天否乎廉子曰奚特聖使不希天何以為仙胸中不掛一絲而與青天湛湛者相流通非至樂乎咸象曰虛受人人能中虛而受乎天浩然之氣于我乎全曷論聖曷論仙

問仙學廉子曰出世法也盡人道而超之則仙矣豈外人道乎設未盡人焉能入仙蓋英雄而不仙者有矣未有仙非英雄為之也故曰英雄回首便成仙問英雄何能仙曰根器大也豈瑣瑣鄙夫能乎

問神仙割愛佛氏斷欲蓋命因欲有欲由愛生輪廻

生死之根也吾儒能無愛欲乎㢒子曰子絶四無意必固我我無則愛欲無無念爲常洗心法也惟心洗則神活潑

問洪武初有周顛仙張三丰天眼尊者赤脚鐵冠二道人何神仙之多也㢒子曰奚特洪武初前古皆然天意哉一氣之感爾有主世之眞人必有出世之眞人蓋主世之眞人爲帝王尊之極矣恐其驕也又生出世之眞人不爲所臣水火刀杖不能傷所以警之而壓服之天之至教也黃帝廣成及宋陳摶非邪韓昌黎柳柳州友也宋潛溪方遜志師生也昌黎與

佛栁州褎佛潛溪尊佛遜志斥佛四公不苟同也各求諸心之是而已非若今人隨衆言而和之外心以自欺爾殆以能言拒楊墨爲聖人徒故附之也豈有志求自得者邪

王臨川曰方今亂俗不在佛而在士夫沉沒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蓋宋盛時人心已貪而不務實夷性具矣欲免靖康之禍得乎歸咎臨川非也近代貪甚矣羅整庵崔后渠湛甘泉皆不斥貪而斥楊陸爲禪且暗指陽明公何也雖陽明公講學亦不斥貪惟五岳黄氏語苑仕意諸篇斥貪甚矣甘泉居鄉鄉人

多怨何可斥慈湖及象山薛西原曰象山非踈也博雜者觀之類踈矣慈湖非險也習聞故常之說而乍聞之類險矣蓋凡道問學者卽斥尊德性為禪不知外德性何以為問學霍渭厓象山學辨斥陸子為異端異端豈可指象山象山曰不由德性之學者皆異端也今斥象山為異端孰為同端甘泉楊子拆衷斥慈湖甚矣然慈湖極廉豈欲利者可同乎予惜大賢蒙譏遺惑後世不得不辨以故人賢虛心無我則不好勝而輕言

秋園叔曰子夏子張子游孔門高弟也何為而師事

有若又彊曾子無識甚矣不有曾子之拒則孔子之道其亦淺乎予聞而躍然誠哉三子之陋也後閲雨具及商瞿有若不能荅斥避師位則嘗師事之矣三子及諸子北面而拜有若南面而坐受可嗤也復斥避之又可嗤也殆兒戲云雖曰不忍忘師實所以褻之使諸子有識心師可也孔子何嘗亾故孟子曰歸而求之有餘師

或問諸儒詳論太極圖皆不究其所自反疑受于東林之禪惟子悟河圖中五圈⁘之中圈○衍大之獨超壓凡之見殆契羲孔之心乎麃子曰否何敢也偶

求養生之學玩河圖之中圈○卽橐籥中虛之象惟在守中伏羲則之以畫卦孔子繫曰易有太極○指此也洛書中五圈⁙之中圈○猶河圖夏禹敘疇曰五皇極極卽太極中也因推大道乃名曰皇極聖人則之一也皆天也故曰群聖人之道得諸天

鳳麟靈物也王者之瑞出非時也棄且戕焉故接輿譏孔子曰鳳兮德衰孔子泣麟曰胡為乎來今抱神靈之德與王之才欲非時以出雖猶鳳麟何咎乎鳳麟也孔子之泣接輿之譏自知明矣席不暇暖何也殆立救世之教歟

問至人前知何也廉子曰抱神以靜則陽純而光發洞照幾微無不知也曰知亂何也曰以我純陽知世純陰陰凝則否塞亂曷已乎蓋貨財賄賂陰穢也欺詐謀奪陰趣也循至夷狄寇盜陰類也皆心造之也是以賢洗心退藏而靜養純陽

甲寅六月二日白雲西飛飄風東來青天湛然不移廉子曰雲之倏起倏收從何處乘載者何物風則着肌覺爽過樹有聲雲可見風不可見雖曰一氣莫測也神乎妙無方乎息之可以自悟矣豈可拘于聞見之狹而欲盡天下之大乎神聖仙佛不可言無也

廉子玩坎☵離☲之象而知虛受之義也蓋以月爲坎以日爲離以女爲坎以男爲離以腎爲坎以心爲離以天地爲坎以吾身爲離離中虛也陰也坎中滿也陽也以離中之虛受坎中之滿成乾純陽也惟貴致虛極則無欲而神凝悟之可以超出宇宙

鄭淡子曰學無止法上進曷窮使堯舜生存敏求未艾也廉子曰旨哉言乎聖不自聖自聖則驕而畫非所以爲聖聖心不若是慊也孔子七十而從心不踰若進之耄耋期頤又何如也惟可與篤志好學而心細者言必將爲欲深塵冗而心粗者笑

良貧篇

庶子曰人人皆慕榮華爭名利靜養性靈者無一人孟子曰人人有貴于己者弗思耳曰良貴曰天爵曰養浩然之氣大有功于孔門聖之任也何止亞聖云乎立命知天存心養性勿助勿忘聖學之要也泰山巖巖氣魄之大故見高而言昌昏迷者可悝

人恒言富貧不言貧富富先貧何也庶子曰財利者民之心義之和也由今觀之貧亦求富而已況富可康寧考終若欲全貧必致身舍生無忝良貧始可貧耳曷康寧考終乎不然有負于君有媿于天鄙夫也

何賤如之洪範五福不言賢以此

東南倭賊西北達賊中原刼賊賊多何也廉子曰古者賢才是求賢罔及惡德故無賊今也貨財是貪惡德雖賢亦賤故賊多類應也夫賢賢貨財貪賤賊皆從貝君名為賢者賢者而貪貨財焉人皆賤之矣去貝戎也何遠乎請賢良賢而賢吾賢其要在去貪

人皆趨炎附勢見賢者如蠅集膻豈尊有爵之義乎廉子曰人品不同由根器不同銖軒冕而塵金玉非傲也原與性靈無涉也故曰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人從慾火中生滿腹熱心焉得不趨炎而附

勢噫炎勢有時冰消熱心何時水冷
程子曰心也性也一理也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薛西原曰三子之言不同宜若易見後儒未嘗悟其不同學不講之弊也夫心性之說學之本原此而差其差能無多乎以此考之三子之道可知矣廱子曰薛子隱而不發以三子之言未安也予嘗廣原性曰夫心圖中竅外方寸中虛與肝脾肺腎同有形者也觀古篆㣺字儼猶人心象形也性則心之生理故性字從生生字從屮出頭古篆生

字中尖太極也旁兩葉人字兩儀也重兩人仁字四象也果核之仁曰仁生生不息原蘊太極則生之謂性是也情字從青諧聲也月卽丹字情字頭原性字丹火色也情性火也火性動炎卽情也故曰情者性之動也謂心統性情非也是以心位乎身之中性稟于心之中中者性之中居于心靜也指心而性在中也心中有性猶穀中有米米在穀而統言穀猶性在心而統言心心正者性正也故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心有形而函性性無形而函于心一也追原渾沌之初一氣而巳何分心性與氣乎性卽

氣之神明靈妙耳朱子乃曰心比性微有迹比氣自然又靈靈卽性也烏可以言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指性也湛甘泉非之豈知性乎

岐伯本藏論言心有大小高下堅脆端正偏傾之不同鄭淡子曰滁陽歲凶人相食剖腹見心有圓匾橫側毛竅青黃赤黑之不同應子曰傳云人心不同如其面面不同可見心不同所以不同者氣禀不同也心者性之郛郭也心不同性必不同故曰性相近也原于天命冲漠無朕何善惡也付于人有善有不善矣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性與氣二

之則不是王梅溪因孔子上智下愚相近之不同故取韓子三品之說奚特三品雖十萬品未已也

薛西原稱宋儒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氣象且指敬靜爲功廡子曰看涉已發矣不如中庸言必愼其獨則統敬靜而功專也唐李習之曰愼其獨者守其中也尤發中庸本旨非若補贅之煩

壬戌五月三日偶閱春秋有悟焉非傳可拘也聖人之意有言內見者若弑滅殺伐之類戒專也有言外見者若弑滅殺伐以快一時之欲今何在乎所得能長守焉否也俯仰古今聖教躍然可發深省云設拘

拘于文字中求之淺矣謂左傳爲案春秋爲斷則斷必待案而後明豈聖人修此不全之書邪

夏之亾也湯代之商之亾也武代之皆由諸侯進天王之位勢甚易也弔民伐罪而已何有于塗毒也自秦之亾也劉項起匹夫歷百戰破數十城逾數十年始定民之塗毒甚矣是故爭天下而戕民命自劉項始且起匹夫無上不軌之心後則五胡亂華遼金據北至元統南甚哉民之不聊生也

張鼇子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始悟聖人好善之速廡子曰聖人天聰明之盡者故無不

聞無不見踐形也設不聰明者有耳如不聞有目如不見曷踐形乎鼇子曰今世得為人由前世之脩也今世能盡一分則來世有一分失人道入異類矣輪廻信有之廡子曰渾沌之初一氣而已何物為輪廻乎鼇子曰開闢後轉轉積習報復往來不能不輪廻也然則何術出輪廻乎廡子曰試原渾沌之初先天一氣虛無也故貿無我無我則無生死無輪廻

天下全盛猶春其出也欣欣向榮天下守成猶夏其出也秩秩明分天下將亂猶秋其出也禁禁愁歛天下將亾猶冬其出也昏昏靡依噫全盛守成亂與亾

也孰造之蓋原于蔽賢也故曰天地閉賢人隱夫賢人天地之英靈也閉則亂亾賢人先知之故先隱之在位者況可蔽而不求乎

廉子曰聖人法天每言時于靜觀隆冬雖沃壤喬林無不凋殞及春氣之動也雖石隙磚縫磽确之瘠無不萌芽由是嘆時之去也不能與也時之來也不能遏也故曰奉天時又曰禮時為大又曰時過然後學則勞苦而無成是以君子貴及時又貴俟時

廉子偶閱王梅溪禹論曰萬章問禹德衰孟子辨與賢與子皆天韓子以與賢利民大與子慮民深蘇子

以與賢變與子常然皆未得聖人之心者堯舜禹之傳天下如吾夫子之傳道道與天下皆公器所以傳道與傳天下者不以賢與子而二其心然後爲大聖人廉子曰聖心無欲明見可受則授之不然是害之也故嘗曰堯舜善愛其子禹湯適禍其孫梅溪見高非諸儒可及也

廉子曰天包地地與天無涉地乘屋屋與地無涉屋居身身與屋無涉身藏心心與身無涉心稟性性與心無涉性天命也天不變性亦不變試觀屋易主而原主猶存可以悟性矣是以賢識吾主

廡子曰天地屋身心性無涉者迹耳欲人完性而不粘帶云均一氣也豈無涉邪釋典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指性也操存舍亾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非性乎指心而性在中也

陰符經曰天地之道浸故萬物生非黃帝不能言也人能法之時敏日新學不厭教不倦自然浸四海之人心泰交而亨通矣豈否隔睽孤可同乎

予作明道論曰我　明以大明名國統道至我　明宜乎其大明也趙子曰乾彖曰大明終始孔子其先知乎予曰前元有大明宮若爲我　大明而名之天

也孔子之道空至我　大明而大明終始之也漆室之議未必不足信也

人能無我而全其一點性靈不用則去去則復來所謂眞心萬劫不滅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未嘗生未嘗死一性如如耳故曰谷神不死

隆慶元年丁卯十一月初三夜至五鼓睡惺反觀中虛熒熒一珠大如粟米即所謂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是以督守中云太陽流珠即此元神耳人人完具予幸得見之無可與語

十一夜五鼓閉目轉睛見二白圓光此神光也分明

印出心中之元神竅于目爲光光如此圓神亦如此圓圓猶河圖洛書中五⁙之中圈○太極也二白圓光卽二圈○○日月也白圓光中黑點卽窈冥昏默道之精極也又悟眼具五臟白屬肺紅眥屬心紫大珠屬肝中小黑點能見物者屬腎卽坎水中之金純陽也眉層包腎水之陽心腎原交不交則目不見而神離形槁矣人能保此坎中純陽則腎精不竭可以長生久視云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聖人指伏羲則之以畫卦也觀皆五居中央⁙中圈○卽太極故孔子曰易有

太極河圖中圈○爲乾元洛書中圈○爲坤元合河圖洛書二中圈爲兩儀河圖四圈○○○爲四象合洛書四圈○○○爲八卦又合河圖洛書二五圈○○○○○爲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河圖洛書邊傍之圈縱橫十五及四十五十細分之大衍之數盡矣春秋緯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皆在伏羲一時也

老子曰專氣致柔如嬰兒又曰虛其心實其腹請于此語細細體帖參悟究竟嬰兒在胎中氣象則純陽日長返老還童矣不敢盡言不忍不言

卷完

廉矩

王文禄 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陵學山及學海類編皆收有此書百陵在先故據以影印

廉矩

廉矩一卷

海鹽沂陽王文祿世廉

太初心廉章第一

粵維大道一元至清作渾闢穹莫齡莫增廉之心也欲無斯靜乃見眞性天無欲陰陽平地無欲剛柔明人無欲仁義精廉也者湛性之澄也浮天凝地誕育萬物咸受命厥廉是故宅廉惟聖達廉惟睿索廉惟息息之息之廉幾研乎邃觀厥廉求上古觀上古求太初觀太初求無初神而靈微之貞撿朴無欲故無爭夫無欲者廉之清也無爭者廉之直也無初者廉之源也帝舜曰直哉維清孔子曰人之生也直

廉理大綂章第二

夫廉也者約衆理而綂同之也譬則五色之白五味之甘五聲之宮其實無體其名無窮誠廉之確仁廉之純義廉之毅禮廉之履樂廉之豫智廉之知勇廉之強遇君見忠遇親見孝遇長見弟遇幼見慈朋友見信夫婦見別由貌曰恭由言曰從由視曰明由聽曰聰由情曰和由性曰中由心曰息由息曰睿由睿曰聖蹈之爲道得之爲德正之爲政罰之爲刑賚之爲賞煥之爲文奮之爲武易曰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

廉樞廣運章第三

天非廉則氣戾地非廉則形隳人非廉則喪罔廉也者理之樞也不可睽也可睽非廉也是故誠非廉則僞仁非廉則懦義非廉則苛禮非廉則飾樂非廉則乖智非廉則鑿勇非廉則亂忠非廉則欺孝非廉則阿弟非廉則昵慈非廉則賊信非廉則絞別非廉則執恭非廉則葸言非廉則誣明非廉則察聰非廉則塞和非廉則流中非廉則倚思非廉則惑睿非廉則窒道非廉則畔德非廉則悖政非廉則駁刑非廉則濫賞非廉則僭文非廉則慝武非廉則黷子思曰溥

博淵泉而時出之此之謂也

廉君宰世章第四

廉君者天地人物之宰也猶天之清猶地之寧猶人物之生本一氣之凝承無天無地無物無我無人廉極懋建而廉化攸興是故貴而卑以賤富而約以貧安而惕以危治而憂以亂合天地人物我身平天地人物我心天由以清地由以寧人物由以生是謂允用厥廉之成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廉君之謂也

君心廉感章第五

君心天心也天心人心也愛人以敬天也敬天以親人也賢人人英而天靈也用賢以安人而承天也是故待賢惟誠擇賢惟明則天心眷而人心順天降之人薦之原厥君心之廉誠精而神明與天心一也與人心一也與賢人心一也湯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廉臣持世章第六

廉臣者殫心格君以體民也身任社稷焉已矣進賢為急分陰是惜洞察幾微深息抵極光訓對揚振肅紀綱知乾坤有毀觀時運靡常聞大道攸行罔耽耀榮專造平康前補有漏後貽無量是故一臣倡之厥

臣效之生則世賴之沒則世祀之伊尹曰為上為德為下為民此廉臣之職也

廉士守身章第七

凡民俊英賢而未辟曰士士也者尚志而守身也是故身賤而志不賤身貧而志不貧身屈而志不屈身辱而志不辱身困而志不困志也者心神而身帥也充塞天地天地正氣由我而住始在息夜氣利固于心心靜而專克篤維廉若處女然衛風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寤寐言永矢弗諼夫寬也匹天地有容也永也匹天地無疆也此廉士之操也

廉民保家章第八

王法卽天理天理在民心民心肆則天理亾而王法違家不可保是以欲克保厥家先克謹王法居焉容膝已矣毋安也饌焉適口已矣毋旨也服焉蔽體已矣毋華也妻焉毓嗣已矣毋豔也業焉恒生已矣毋腴也器焉利用已矣毋巧也交際焉成享已矣毋豐也是故陋以矯安非以矯旨貧以矯華淡以矯豔瘠以矯腴拙以矯巧儉以矯豐是以心廣身輕憂寐攸寧氣宇光霽類聚和平易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此廉民之分也

育廉端蒙章第九

古內則也有胎教愼厥身常聆絃詠以孚嬰孩天眞是故廉之根也誕弄之璋幼示毋誑式歌且舞以變天和長入大學强乃仕是故廉之成也其出也爲廉臣其處也爲廉士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有教無類

廉貪幾先章第十

稽昔代典若天地開闢而清寧將亾若天地渾沌而晦冥皆由人心生夫貪故不均不均故不平不平故憤憤則爭肇啓　聖明用重典以戢懲消憤爭致均

平廉風斯行是謂剝復之貞噫廉貪分則興亾决矣

易繫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貪戾敗廉章第十一

利匪止金金惟利囮貪匪止利利惟貪的匪金弗利匪利弗貪夫金在土草不生人聚金多生氣削子孫微身命促剋金用物也流行世間罔令久藏鬼神攸司誠可畏也是故貪根種心惟利惟金蠱惑息慮消鑠精明如醉如夢雖生弗生癡愚世延驕奢禍程蓋棺空手逝矣何益之有倡茲貪戾乎莫若崇廉去貪貪則繁廉則簡簡斯逸繁斯勞周官曰作德心逸日

休作僞心勞日拙

考廉成信章第十二

夫心廉則言廉也清而不滓勁而不撓音中商氣稟烋匪言難知言難也今士以言進也是故釁序以廉儲督學以廉校科第以廉掄壹倣漢世嚴賓孝廉廉無遁也或曰迂乎日吉言寡躁言多疑言支叛言慚曰我知言我善養氣惟善養氣斯能知言也表記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此之謂也

試廉精別章第十三

周官小宰六計弊群吏之治而貫以一廉廉也者吏

之本也故曰廉善廉政廉能廉敬廉辨廉法甚矣成周重廉也今舉劾空曰某也廉某某也不廉不廉其吏銓按廉而陟之陟之者廉陟也按不廉而黜之黜之者不廉黜也則群吏皆好廉惡不廉文王官人曰其壯觀其廉絜廉潔而不戾此之謂也

擇廉密漸章第十四

邑得廉令焉欲民不安不可得也郡得廉守焉欲令不廉不可得也省得廉監司焉欲守不廉不可得也道得廉御史焉欲監司守令不廉不可得也夫親之以令鎮之以守監之以監司糾之以御史一惟廉焉

民永安也是故擇御史監司守令在吏銓擇吏銓在相擇相在君心雅曰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嫉廉形貪章第十五

貪者嫉廉者形貪也詆訾廉者聞廉言曰迂談見廉行曰矯弊聞廉譽曰盗名見廉猖曰好異倡曰舉世惟錢已矣居家惟富已矣求進惟賂已矣謀生惟利已矣何必廉嗚呼後廉而先貪空廉者悴貪者肆也曹風曰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偏廉害治章第十六

廉者常也不廉者變也今廉者見不廉者衆也貪恃

厥廉元而驕凌而鑠僭而越威而虐深文以織之重典以入之酷捶以鍜之反不廉者不若也夫不廉者憚且戢多平釋之是故廉者刻不廉者恕恕者隆刻者替今見廉不廉異報相乖怠于廉蓋天心好生小廉而大惡偏之害也若廉而恕不察不廉而禁制若不廉是與鄘風曰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摓廉崇化章第十七

久矣習性棄廉也匪大獎廉行則廉烏能興夫人心活而神奇轉移惟機楙建廉極以作氣而惺迷是故越格以擢之物色以求之旌褒以揚之廉者在位野

無遺廉廉乃勸四海永清記曰風霆流行廉化速乎

秉時尚廉章第十八

上古同廉而無尚也尚忠中之也尚質實之也尚文紋之也文僞而漓故孔子尚仁絕之也仁煦而懦故孟子尚義毅之也是以惡鄙夫懲夷狄絕鄉愿闢楊墨斥五霸復廉性也夫五霸匡功楊墨緝學鄉原修名惟鄙夫夷狄一也性貪殘也桀夷嗜利而犬戎侵訌類應也予志孔孟而尚廉壹明仁義之教噫責予者惟廉乎知予者惟廉乎魏風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弗思

一卷完

補衍

王文禄 撰

中華書局

此據百陵學山本
影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補衍

補衍卷一

齊騶子衍游燕燕王師之築碣石宮深觀陰陽消息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主運之篇十餘萬言竟無一言存惜也遷史載篇目且不詳豈秦火亡邪予仰息學何受也殆夙禀六通神聖徒歟每覽典傳有合者按篇目彷彿類集之曰補衍凡四篇用廣寰中瑣見之陋云海鹽沂陽王文祿世廉

天地終始篇

氣彌虛空性眞湛澄無初無疆渾闢靡停同異攸列往復有恒大化自然莫虧莫增補天地終始

天地始終謂一大刧刧壞時火災將起天久不雨所種不生依水泉源四大駃河悉竭久後有大黑風暴起吹使海水雨披取日宮置須彌山半安日道中七日輪次第現出一日出百草樹木一時凋落二日出四大海水漸涸三日出四大海水轉消四日出四大海水淺阿耨達池竭五日出四大海水竭盡六日出大地烟生火起從須彌山至三千大千刹土靡不悉燒七日出大地須彌山崩壞洞然諸寶爆裂焰震動至梵天盡成灰墨此名器世間須彌漢言崑崙已壞滿二十中刧壞已復二十中刧住過七火災已

從此生水界起壞器世間如水消鹽此水界與器世間一時俱沒沒已復二十中刧住過七水災已復七火災從此生風界起壞器世間如風乾支節復消盡此風界與器世間已壞

壞刧後各空刧經無量久刧欲成時火自滅起大重雲注大洪雨滴如車軸復經無量時雨止水聚從下水輪湧沸水上騰漂浸決遍滿梵天四風輪所住持水漸退下尒時四大風起欻然飄擊吹彼水聚混亂不停水中自生大沫聚大風吹沫擲置空中從上造梵天宮七寶間成水更退下湛然停住四方浮沫水

上深厚周闊大風吹沫復造須彌山又吹沫四面散擲造四大洲八萬小洲并餘大山周匝安置尒時大闇有大黑風吹大水聚底漂出日月置須彌山半安日道中繞須彌山洞照四方炙退水濕又大風吹摇大地漸深入置大水聚爲四大海是故風界吹起火界蒸煉地界堅實

天地更始光音天人化生梵宮名娑婆娑帝以念爲食光明自照神足飛行地湧甘泉食之漸生麁肥失天妙色神足光明日出則權日入則懼乃現星月分晝夜晦朔春秋歲數終而復始無男女尊卑衆共生

世故名衆生甘泉竭生地味衆生因食地味遂生勝
負是非心地味稍歇生地皮地皮滅生地膚地膚滅
生地肥地肥不生更生蒲桃衆生食多共相形笑蒲
桃不生更生粇米米長四寸無糠糩莖葉自根至末
纍纍繁夥隨刈隨生衆生食久生男女根形欲多成
女故有夫妻婬欲轉增遂夫妻共住光音天人降母
腹中因有胎生尒時衆生併取日糧相斅併取五日
粇米漸生糠糩刈已不生遂有枯株衆生各封田宅
粇米以為壃畔自藏己米盜他田穀無能決者議選
衆中形貌尊雅甚有才德請立為平等主名刹帝利

主行賞罰保護衆生尒時造瞻婆大城一切城郭遂有刀杖等物考楚殺戮由有田穀致此爭訟故各共减割以供給之於是始有民主貢稅城郭田宅屋舍生老病死之事

四大洲南閻浮提洲縱廣七千由旬北廣南狹如車廂人面如之壽百歲寶主臨海盈寶東拂于逮洲縱廣九千由旬圓如滿月人面如之壽三百歲人主和暢多人西瞿耶尼洲縱廣八千由旬彎如半月人面如之壽二百歲象主暑濕宜象北鬱單越洲縱廣十千由旬四方正等人面如之壽千歲馬主寒勁宜馬

四大洲地心乃須彌山山外有八山圍如須彌山須彌山四寶所成東面黃金南面琉璃西面白銀北面玻瓈在大海中香山南大雪山北上有阿耨達池東從牛口流出殑伽河入東南海南從象口流出信度河入西南海西從馬口流出縛芻河入西北海北從師子口流出從多河入東北海潛流地下出積石爲中國河源

大鐵圍山卽須彌山四周圍輪并一日月晝夜轉照四方名爲一國土卽以此爲量數至滿千鐵圍山遶訖名一小千世界數小千復至一千鐵圍山遶訖名

為中千世界數中千復至一千鐵圍山遶訖名為大千世界其中四洲山日月乃至有頂各有萬億成則同成壞則同壞總名三千大千世界號為娑婆世界又名索河世界

日繞須彌山半常行不息南閻浮提洲日正中東弗于逮洲日始沒西瞿耶尼洲日初出北鬱單越洲正夜半閻浮提洲人所有西方瞿耶尼洲人以為東方鬱單越洲人所有南方弗于逮洲人以為北方

大地厚四十八萬由旬邊廣無量水輪厚六十萬由旬邊廣無量風輪厚三十六萬由旬邊廣無量大海

最深處八萬四千由旬須彌山入海中八萬四千由旬出海水上亦八萬四千由旬山根從地上升去地四千由旬遶山縱廣一萬由旬山頂縱廣八萬四千由旬其中平可居四萬由旬日道在須彌山半四萬二千由旬日宮殿縱廣正等五十由旬月宮殿縱廣正等四十九由旬日月方圓五百由旬一曰八萬四千里大星圍十八拘盧舍一曰七百里中星十拘盧舍一曰四百八十里小星四拘盧舍一曰二十里天圓廣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短减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地至天二

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下度之厚與天高等一云周天一百十萬里上下四方徑各三十六萬里六尺為步二尺為一肘四肘為弓二弓為一丈六尺二百一十六丈為一里五里為一拘盧舍八拘盧舍為一由旬古數十萬曰億秦制萬萬曰億

伏羲氏盡地之制凡天下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五十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五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

刼有四種一別刼二成刼三壞刼四住刼別有六刼一別刼二成刼三住刼四壞刼五空刼六大刼一大刼中又具成住壞空四刼刼何為量曰有如全段石山百年一拂山已磨滅此刼未終又曰兜率天人一

百年以六銖衣一拂至石銷盡爲一刼
小刼初飢饉刼次刀兵刼次疫病刼二十小刼爲一
刼四十小刼爲一刼六十小刼爲一刼八十小刼爲
一大刼不殺戒以免刀兵災殷淨心以免疫病災施
食衆生以免飢饉災
莊嚴刼壞亥賢刼未來刼曰星宿刼初閻浮人八萬
四千歲身長八丈過百年命減一年身減一寸如是
遞減至十歲身長一尺則減刼之極也爾後復入增
刼凡遇百年命增一年身增一寸如是遞增至八萬
四千歲身長八丈則增之極也一增一減共一千六

百八十萬年名一轆轤劫凡二十轆轤共三萬五千六百萬年為一成劫自成劫之後交住劫已經八減八增今當第九減劫已得一萬四千二百七十九萬三千年也此去更過七千年為減劫之極復入第九增劫

四千五百六十年為一元大數之終四百五十六年為一小元數之終陽厄五陰厄四陽為旱陰為水初入元百六年有厄故曰陽九百六之會出漢書註

一元之數卽一歲之數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

三百二十辰也前六會爲息後六會爲消卽一歲之
自子至巳爲息自午至亥爲消開物於星之七十六
猶歲之驚蟄也閉物於星之三百一十五猶歲之立
冬也一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一會有十二萬九
千六百月一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二
萬九千六百辰一日自子至寅爲曉自戌至亥爲夜
由大撓作甲子遡之子天開丑地闢寅人生自開闢
至我　明嘉靖辛亥一千一十五萬五千四百六十
八年
渾沌開闢有始乎曰無始有終乎曰無終不有渾沌

孰有開闢不有開闢孰有渾沌是以開闢之始渾沌之終也渾沌之終開闢之始也不有第一開闢乎曰一氣而已必有漸焉莫能紀之而莫從信之也天地久矣曷經歷之曷言之傳之也曰神聖心具六通洞見無始不聞昆明刧灰西域至人能知耶烏可涅目睫之近而併廢萬刧之變也

世界之大中國亦小矣歷刧之遠百年至近矣闢疆廣產而深為後計者不一省哉

補衍卷一完

補衍卷二

邃初大聖篇

粤誕至人分別二儀建極作則裁輔攸宜聽聆元聲鷗類先知神妙無方三才乃歸補邃初大聖

開闢後光音天人誕降大聖曰渾敦氏即盤古氏初天皇氏也龍首人身神靈一日九變一萬八千歲為一甲子荆湖南以十月十六日為生辰有初地皇氏

初人皇氏

中天皇氏號曰天靈姓望名獲頎嬴三舌驤首鱗身碧盧禿揭蕆紀攝提靈書八會提名旋復出柱州無

外山一姓十三頭平初紀元年一萬八千歲地皇氏
岳姓名鏗馬踶妝首出熊耳龍門山一姓十一頭太
始紀元年一萬八千歲人皇氏卽泰皇氏一曰居方
氏姓愷名胡洮龍軀驤首達腋出刑馬山提地國一
姓九頭太平紀元年一萬八千歲自人皇氏後有五
龍氏兄弟五姓人面龍身並乘龍上下治五方司五
類攝提五十九姓卽九皇氏沒六十四氏興六十四
氏沒三皇興六十四氏蓋併五姓三皇乃合雒三姓
教人穴居乘蜚鹿以理連通六姓乘蜚麟以理敘命
四姓駕六龍而治

循蜚二十二姓鉅靈氏出汾脽驅陰陽友山川或治蜀蓋逆邐云句疆氏譙明氏涿光氏鉤陣氏黃神氏出天參政三百四十歲狛神氏出長淮三百歲五葉千五百歲犁靈氏大騩氏見南窔鬼騩氏後有蒐氏饒氏攘氏利氏弇茲氏泰逢氏出貲山陽冉相氏得環中以隨成蓋盈氏出若水禺中大敦氏雲陽氏是為陽帝處長沙巫常氏泰壹氏是為皇人神農黃帝老子皆受道要有兵法雜子陰陽雲氣黃治泰壹之書空桑氏出兖卤神民氏都神民丘三百歲倚帝氏都倚帝山次民氏是為次是民次是民沒元皇出穴

處之世終矣總六十餘世
因提十三姓辰放氏是為皇次屈渠頭四乳出地邾
教民撫木茹皮以禦風霜綢髮閹首以去靈雨咸從
曰衣皮人治二百五十載四世蜀山氏始蠶叢柏濩
魚鳧各數百歲號蜀山氏歷傀氏後有歷氏傀氏并
蜀山氏六世渾沌氏是為渾敦後有渾氏沌氏屯氏
七世東戶氏十七世皇覃氏一曰離光氏兌頭日角
狢六鳳皇出地衡治二百五十歲七世啟統氏三世
吉夷氏後有吉氏四世八蘧氏一世豨韋氏四世有
巢氏樓石婁頳樓木末為巢教氏巢居以避物介牙

角毒號大巢氏治三百餘載二世遂人氏出不蜀寘
城游日月都至南垂感木火仰察辰心作鑽燧教民
火食曰燧皇治律高石室二百三十載四世庸成氏
出群玉山平阿無隘四徹中坦冊府所在庸成是立
故號庸成氏有季子性淫放之西南儀馬産子身人
而尾蹄馬是為三身國八世總六十八世
通禪十八姓倉頡氏一世栢皇氏二十世中央氏四
世大庭氏五世栗陸氏五世麗連氏十一世軒轅氏
三世赫胥氏一世葛天氏四世宗盧氏五世祝融氏
二世昊英氏九世有巢氏七世朱襄氏三世陰康氏

二世無懷氏六世伏羲氏二世神農氏三世總八十八世

伏羲神農以下載諸易繫黃帝顓頊帝嚳以下載諸史記唐虞夏商周載諸尚書大聖功烈著矣人咸習聞以故不著于篇云補者補逸也物忘土魚忘水人忘前聖可乎鴻濛雖荒邈矣古猶今今猶古也特久斯忘耳悲夫予猶懼後之忘今也噫

五德主運篇

陰陽消息五氣布行生剋制化損益因更迹應萬有一元穆清混則厭勝遞斯孔貞補五德主運

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因空生搖堅明立礙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有金輪保持國土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有火光為變化性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水輪含十方界火騰水降交發立堅濕為巨海乾為洲潭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洲潭中江河常注水勢劣火結為高山是故山石擊則成焰融則成水土勢劣水抽為草木是故林藪遇燒成土因絞成水

木火土金水是為五行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始終相生亦象其義也

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東方也屬巽巽為風風萬物之
初皆出焉是故帝王則之首以木德王其次則以所
生之行轉相承也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
天皇氏木德王地皇氏火德王人皇氏土德王太昊
伏羲氏風姓木德王是為春皇女媧氏亦木德王共
工氏水德王炎帝神農氏火德王黃帝軒轅氏土德
王少昊金天氏金德王顓頊高陽氏水德王帝嚳高
辛氏木德王帝堯陶唐氏火德王色尚黃帝舜有虞
氏土德王色尚青夏后氏金德王色尚黑殷人水德
王色尚白周人木德王色尚赤秦水德王色尚黑漢

火德王色尚赤魏土德王晉金德王隋火德王唐土
德王宋火德王元水德王我　明土德王上接唐虞
中天之數云
秉土王世五十數千年秉金王世四十九數九百年
秉水王世二十數六百年秉木王世三十數八百年
秉火王世二十數七百年自黃帝至漢五運適同
或曰五行人間用物六府增穀木類耳干支甲子紀
時非可配生尅也素問五運六氣涅哉子曰誠然每
仰觀五星初昏卽見五色朗然不亂是五行之精也
古今不改罔可僞爲則五行不可誣然五德運因天

曆數攸值耶

惟迁之變篇

乾坤浩渺塵安紛糾倏忽呈沒曷明曷幽萬變恒常淺索徒徇名實匪異異見相仇補迁惟之變

須彌山頂三十三天總名忉利天帝釋所居一級堅手天一級持華鬘天一級常憍天一級日月星宿天山半四天王天從山升虛空有地如雲焰摩天兜率陀天化樂天它化自在天魔身天以上名欲界梵衆天梵輔天大梵天少光天無量光天光音天少淨天無量淨天徧淨天福生天福愛天廣果天無想天無

煩天無惱熱天善見天善現天阿迦膩吒天以上名
色界空無邊天識無邊天無所有天非想非非想天
以上名無色界去須彌山一千由旬大海下四面阿
修羅城海水上高萬由旬空居夜叉宮火災起至光
音天為際水災起至遍淨天為際風災起至廣果天
為際人民行善刼壞命終生光音天十四天以下皆
壞天人命終皆集十五天上
四大洲及八萬小洲諸餘大山及須彌山外別有輪
圓山山外更有一重大輪圓山兩山間極大黑闇有
八大地獄活大地獄黑大地獄衆合大地獄叫喚大

地獄大吽喚地獄熱惱大地獄熱惱地獄阿毗脂大地獄八大地獄各有十六小地獄黑雲沙地獄糞屎泥地獄五义地獄飢地獄渴地獄膿血地獄一銅釜地獄多銅釜地獄疊磑地獄斛量地獄雞地獄灰河地獄斫板地獄刀葉地獄狐狼地獄寒氷地獄更有十地獄頞浮陀地獄泥囉浮陀地獄阿呼地獄呼呼婆地獄阿吒吒地獄搔揵提迦地獄優鉢羅地獄波頭摩地獄奔茶梨地獄究牟陀地獄從閻浮提向下二萬由旬是無間地獄又向下一萬由旬是夜摩世間地獄向上四萬由旬是四天王天若地獄罪畢亦

生天上若罪未畢或遇刼壞復移它方無日月星宿
無晝夜唯有大冥謂之火刼
貪物罪畢遇物成佐鬼貪色罪畢遇風成魃鬼貪惑
罪畢遇畜成魅鬼貪恨罪畢遇蟲成蠱毒鬼貪憶罪
畢遇衰成癘鬼貪傲罪畢遇氣成餓鬼貪罔罪畢遇
幽成魘鬼貪明罪畢遇精成魍魎鬼貪成罪畢遇明
成役使鬼貪黨罪畢遇人成傳送鬼
佐鬼報盡生爲梟類魃鬼報盡生爲咎徵類魅鬼報
盡生爲狐類蠱鬼報盡生爲毒類癘鬼報盡生爲蛔
類餓鬼報盡生爲食類魘鬼報盡生爲服類魍魎報

盡生爲應類役使鬼報盡生爲休徵類傳送鬼報盡
生爲循類
梟倫生人中頑類咎徵生人中異類狐倫生人中庸
類毒倫生人中狼類蛔倫生人中微類食倫生人中
柔類服倫生人中勞類應倫生人中文類休徵生人
中明類循倫生人中達類
堅固服餌不息食道圓成名地行仙堅固草木不息
藥道圓成名飛行仙堅固金石不息化道圓成名遊
行仙堅固動止不息氣精圓成名空行仙堅固津液
不息潤德圓成名天行仙堅固精色不息吸粹圓成

名通行仙堅固呪禁不息術法圓成名道行仙堅固
思念不息息憶圓成名照行仙堅固交遘不息感應
圓成名精行仙堅固變化不息覺悟圓成名絶行仙
是等人中煉心不脩正覺報盡還來散入諸趣
每一刧有一佛出世今入第九減刧減人年一百歲
時釋迦文佛出世後至減刧之極復入第九增刧漸
增至二萬歲時鐵輪王出世此增刧之極也復入第
十減刧至八萬歲時彌勒下降是時閻浮眞金爲地
地平如掌秔稻自生男女五百歲方婚嫁所有一切
世界皆具衣食自來快樂無量

鬱單越洲人秔米不種自生無糠䊩如白華聚取擲置自然釜鍑有摩尼珠名焰火置釜底自然出焰飯熟焰滅有來食者恣食之主不起飯終不盡主起飯盡有曲躬樹葉葉相次華香果繁天雨不漏棲宿其下大小便利地自開拆便利已地自合欲心起時熟視女子隨逐往詣園林若親屬樹枝不垂葉即萎黃枯落各自散去若非親屬樹枝垂覆葉茂蔭映華開鮮榮牀敷皆具乃成夫婦婦至懷妊七日八日生男若女置通衢而去行人經過出指含唻指出甘乳充遍兒身過七日已其兒長成與彼人等男向男伴女

向女伴相逐而去命終不相哭泣莊嚴死尸置通衢
有鳥名憂慰禪伽接去山外
大三摩多王有夫人多欲與驢交生子頭耳口眼皆
驢唯身類人駁毛被體夫人驚怖棄投厠中處空不
墜有羅刹娟名驢神接取往雪山乳哺長成教服仙
藥與天童子遊號佉盧虱吒驢脣大仙學聖法六萬
年安置日月年時大小星宿五星日月荷邏候為八
大星小星二十八宿以昴為先後有伽力仙別置星
宿大小月法以角為先常明星百二十四可名星三
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萬一千五百二十

世有專作惡邪見命終向下惡趣墮地獄中有行善正見命終向上善趣生人天中是以痴蠢為牛慳貪為狗嗔怒為蛇凶暴為毒龍猛烈為彪虎一切皆心造定矣奚奚待命終乎善惡之機早辨之可也

大道悠悠包羅靡外目不及覩悉疑恠迂蕭丘寒焰溫谷湯泉浮石之山沉水之木弦膠火布曷信之宇宙大矣遠矣豈可涯焉盡無邪故曰變即常也不覩疑之也聊述此篇以發例云

補衍卷二完

叢書集成初編

竹下寤言（及其他二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